

《儿童文学》丛书

曹文轩作品选
暮色笼罩的祠堂

《儿童文学》丛书

暮色笼罩的祠堂

曹文轩作品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暮色笼罩的祠堂

曹文轩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8.25印张 3插图 160千字

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定价2.65元

写在前面

近年来，我国的文学事业经历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儿童文学没有例外，也好象在一派欣欣向荣的春野里奔跑前进，无论小说、童话、诗歌或是散文，都有许多好作品问世，同时也涌现出一批起点较高、潜力很大的青年作家。他们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努力塑造有时代特色的典型形象，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上，在美学原理的运用上，都有自己的追求。他们的作品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读者的欢迎。

这是青年作家中生气勃勃的一代。有的很快成熟起来，逐步成长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中不少人的处女作和创作初期的一些作品，正是通过《儿童文学》这块园地奉献给广大读者的。

《儿童文学》在1963年创刊之初，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交给她的任务之一，就是团结老作家，发现、扶持青年作家，逐渐形成一支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多年来，在老一辈作家支持下，编辑部于编好刊物的同时，还定期举办青年作者讲习会，召开小说、童话、诗歌、散文

等各种创作座谈会。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文化大革命”象恶浪一样席卷过来，《儿童文学》这块小小园地也遭到了灭顶之灾，被迫停刊整整十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祖国春风送暖、万物兴盛的大好时光，在短短的几年里，《儿童文学》在作者队伍的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收获。通观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无论在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艺术质量的提高上，都比较明显，显示了八十年代新作者的最新水平。这实在值得祝贺！同时，他们以心血凝结成的成果，也实在应该表彰，应该向广大少年读者广泛推荐。

为此，特决定编辑一套《儿童文学》丛书，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重点编选作者发表于本刊的优秀作品，按个人分集逐年印行。我们期待着老作家对这套丛书的指导和评论，期待着广大小读者的批评与建议，更希望得到更多青年作者的支持，来努力充实和不断提高这套丛书，使她在祖国文学百花园中开放得更加多姿多彩！

《儿童文学》编辑部

内 容 简 介

这本集子收入了青年作家曹文轩近年创作的十篇少年小说。这些作品精心塑造了当代少年的各种形象，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他们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并由此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引发人们深思。这些作品文字优美、格调高雅，能给少年读者以美的启迪，同时作品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曹文轩



作者简介

曹文轩，男，1954年1月生于江苏省盐城县。著有短篇小说集《古老的围墙》、《云雾中的古堡》，以及中篇小说《头顶，一片星空》等，曾数次在全国范围内获奖。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印象：一束浪漫主义者的心灵之光.....汤 锐 1

暮色笼罩的祠堂 8

远山，有座雕像..... 20

城边有家小酒店 39

荒原上的茅屋 60

叉 68

阿维 74

蔷薇谷 94

十一月的雨滴 108

埋在雪下的小屋 134

太阳，熄灭了..... 185

印象：一束浪漫主义者的心灵之光

汤 锐

宇宙之间任何一种价值判断都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审美印象就属于这样的判断之一。

在审美观照中，印象比某种机械的理性剖析更忠实地记录着我们的理解和感受，抓住印象，也就抓住了审美过程中那些真实而丰富的瞬间。

印象是无拘无束的，最原始最无规范的，因而也可能是带偏颇的。

杂陈于此的，便是这样一堆印象。

I

他从农村走来，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将他塑造成一个城里人，但灵魂深处，仍是那个带田野气息的农家孩子。

清秀淳朴和贫困的南方乡村中度过的少儿时代，奠定了基本的伦理情感方式；现代化大都市的高等学府中度过的青年时代，奠定了基本的智性思维方式。这种二维交叉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他时而用城市眼光观察乡村（回忆、反思）、时而用乡

村眼光打量城市(批评、探索)的具某种边缘性的观察与思考角度,亦使他更易敏锐地发现并表现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民族历程中尖锐地存在着)。这,在他的作品中,在他创造的故事、人物乃至艺术氛围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

他携着一支《弓》登上了儿童文学的圣坛,向这片纯洁无瑕的天空射出了他的第一支响箭,尽管他自己说,这是一张“没有拉满的弓”。

从那时开始,他就决定落笔之所了。少年时代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年龄时期,比起幼儿、儿童来,它更生气勃勃,更富理想和英雄主义,有跨向人生之前的激动的跃跃欲试,有初尝人生时的一切朦胧的然而瑰丽的东西,是一种正在走向成熟的稚嫩而迷人的事物,正如交响乐中的华彩乐段。少年时代还是沟通童年与成年的一个最富孕育性的过渡段。他选择了它。

他观念中的少年并非学校生活的标本,而是散布在广阔的大自然、社会的各个角落里的年轻的世界,这里有“人”的一切复杂和多重的联系,而学校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圈层。文学的“真”也许正意味着从小圈子走向广阔的现实生活。

3

他笔下出现的大多是淳朴而坚韧、极富灵性、却遭到生活不公正待遇的少年人,这种矛盾和压抑恰恰提供了一个展示性格的独特情境。

一支笔顽强地探向深处,感受着、传达着来自少年胸膛深处

的力的勃动，那是正在形成中的初次向人生挑战的勇敢不屈的意志和力量。《弓》、《古堡》、《海牛》，这本集子中的《远山有座雕像》、《叉》及其他。作为审美的“力”的表现，少年人身上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雄伟业绩，而更多地是其强烈的表现欲、拼搏欲和对不无幼稚的理想的执着追求，这就是那种值得讴歌和强化的人的意志、性格的力量。

分明是这个从乡村走出、一路扬帆进取着的青年的自我写照，折射出那一部短短的奋斗史——一个“本色演员”。

发掘“力度美”，还并非一个“本色演员”所能概括的，而是我们这个从动乱中复苏、迸发出长期压抑着的青春力量的时代的内在气质的显现。对文化历史的反思、当代成人文学反封建主题的渗透、重塑民族性格的呼吁、社会审美意识的追求“硬化”，都把儿童文学的目光牵至“个性解放”问题上来。从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走来了一批追求“力度美”的年轻作者，冷峻而艰苦地与某些陈旧的传统观念搏斗着，一副战士的严峻。而他则超越了这个层次，轻轻松松地跨过了旧传统的栅栏，热烈地、怡然地陶醉于一个新鲜的、没有束缚的、孕育着人生的世界。这种超越使他的作品显得发飙，因区别于“问题小说”的功利性而更具纯文学色彩，着重从整体上反映八十年代少年人那种由早熟、清晰的自我意识所呈现出的气质上的优越感，并契合着这个上升而动荡着青春气息的时代的精神。

还记得罗丹的著名雕塑《青铜时代》吗？

4

超越实用，超越功利，需要对儿童文学的本质有别一番理解。如果说文学的价值是有层次之分的话，那么审美的层次显

然应在伦理的和渲泄的层次之上。十几岁的“准青年”大不同于幼儿，意识中的几个层面已清晰可辨了，引导少年人用审美的态度观照生活，这或许是他创作的本意。

他似乎无意于刻画背景（甚至有意敲掉具体背景）、情节甚至细节的绝对逼真，相反，不少描写都是经不起一般意义上的“真实性”来严格推敲的。他把人从各种原有关系中拉出来，重新组合，进行人性的抽样试验。

他的注意力似乎被一种雾样的激情包裹着，投入对于某种不可遏止的、无可名状的热情的渲染（如《荒原上的茅屋》）、对某种强烈到颤栗的欲望的揭示（如《十一月的雨滴》）、泼墨般大面积的心理描写（如《太阳熄灭了》）、塑造某种突出到极端的品格（如《暮色笼罩下的祠堂》和《阿维》）。

他还喜欢用大自然的单纯鲜浓的颜色来涂抹一个水彩画般明快晶纯的境界：远山、幽谷、荒原、野村、无垠白雪、辉煌日出、朴野顽皮的男孩、柔美清纯的女孩，还有诸如《太阳熄灭了》中那一片片雪白、火红、天蓝、金黄……

读他的作品，常常要被某种无形的东西拖了去，不由自主地觉到了什么，类似一个人在倾听立体声音乐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缥缈得无法附着于任何具体形象、却又无处不在的、类似物理磁场的东西。

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但他曾谈起印象派绘画给予过他的精神上的熏染。

事实上，制造出一种情调、一段旋律、一团感情印象，也许恰恰是他所看重的。人物、情节、细节、背景……在他看来，其价值不在于完全逼真，而在于是否能构成一种情调，象中国的写意画，准确描出的不是皮毛，而是神韵。显然，他在追求着创作个性中

与众不同的质感。

如果在情节与情调之间选择，他无疑宠爱后者。

5

孕育这一切的，必须是一个气质独特的心灵。

从他对莫名激情和内心感受的偏爱的描写，从他对少年人坚韧性格的夸张般的骄傲，从他对色彩的敏感以至近乎滥用，从他热衷于为自己作品织染的浓烈氛围中，他已经清楚地勾勒出了自己的心灵图像：激情、天真、神秘感、梦幻和忧郁，甚至还有些神经质。这些，都是浪漫主义者的典型心态特征。他可能不具备诗人的技巧，他的才华可能仅属叙事性的，但在本质上，他是个诗人。

这种鲜明的浪漫气质，使他无法将自己拘禁于统一规格的理想主义，却越来越快地走向个性的、心理的空间。

无疑地，他从所推崇的具浪漫气质的艺术家高更、梵高、茨威格、夏多布里昂、艾特玛托夫、海明威以及安徒生等人那里汲取过极重要的、足以影响他的创作个性的东西。特别是这些艺术家几乎共同表现出的忧郁，而“浪漫主义作家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热衷于忧郁的情调”（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的确，在他近两年的作品中，几乎全部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孤寂的忧郁情调，它伴随着小主人公们多舛的处境而生，也来自他的灵魂深处、来自他的半封闭的生活方式。作品的情调往往就是作者在创作时期中生活的情调，很显然他在披露着个人感情世界中细腻而炙灼的一隅。中国的儿童文学作者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勇敢地敞露心灵的呢？无论如何，创作主体的表现欲、渲泄欲，交织着对作品客体功能的新认识普遍存在于这一

代尚可称为年轻的儿童文学作者群中，并越来越强烈。给人的感觉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坛终于诞生出一个酒神，它先是以婴儿般的天真新鲜、忘乎所以的快活甚至肤浅，跳着笑着，喧闹着震动了这个世界，继而宛如一切婴儿都必然长大、成熟一样，它逐渐开始耽溺于青春早期的多梦、迷惘、沉思甚至忧郁。

是的，对于刚刚步入青春期不久的少年人（尤较早熟者）来说，那种莫明的、困惑的、意味深长的忧郁并不陌生；同时，现代文明愈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忧郁也愈具有普遍心态的意义。

忧郁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相伴而生的往往是一种缥缈而洞彻的哲学意识，因而也几乎是导向成熟的必由之径。谁说儿童文学（尤少年文学）仅仅是混沌肤浅的领域？当年的《寄小读者》不就是以清新纯美的淡淡忧郁征服了众多少年之心么？

在他的笔下，这种忧郁并非阴晦冷戾的，而是温情脉脉的，蒙着天真的色彩，闪着纯洁的光泽，令人不由不为那淡而深广的忧戚中流露出的拥抱生活的渴望而感动不已。借用一位哲人的话，他是在玩味着“一种高贵的美学享受——忧郁的甜美或甜美的忧郁”。

这是一束敞开的心灵之光，一束波动着激情、闪烁着纯真、蒙着淡淡忧郁、染着绚丽色彩的浪漫主义者的心灵之光。或许，它期冀着照亮儿童文坛美学领域中一片恬静的处女地……

6

举凡个性便意味着专擅一面两面或至数面，却没有全面的，全面便无个性；而况审美主体总是依据各种不同的参照系的。说到他的不足，诸如过分空灵则不够沉实，重心理描写又失之冗闷，追求整体写意却疏于局部失真，偏执于主观世界乃导致某些

人物(如少女形象)的雷同,苛求审美空间的洁净而缺乏丰腴的具体生活意象,等等。这些,也许是因为他对创作个性的拓求过于急灼而欠成熟?

不管怎样,他具有自觉而强烈的独创意识,有鲜明而韧性的美学追求,他不愿走别人走过的路,甚至也不愿走自己走过的路,他在不断思索中洞察着儿童文学的症结,也在不断地尝试着完善自己。这一切,毕竟显示了一个作者自身的素质水准。

如五四时代一样,又一代年轻知识分子被当代世界文化思潮席卷而去,在儿童文学界,他是第一批受到这种冲击的作者之一。大学教师的职业、最富探索精神的年龄、高等学府所提供的各种学术思潮汇聚的环境,使他得天独厚地保持着与思想界、学术界、中外成人文学的密切联系,并从中大量汲取营养。这正是他得以冲破旧窠、独辟蹊径的文化膏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化背景有助于使一颗简朴的心灵变得丰富且优雅起来,而文学恰恰是心灵的奉献。

生活告诉我们,理性的教诲永远不可替代感情的濡染,前者是外加的东西,后者是内部共鸣而自生的,一旦生出,便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心灵的力量。

不论他以后是否仍与儿童文学有缘,但愿那一束光永不泯灭。

暮色笼罩的祠堂

起床后，我走出户外，见一少年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里。他看着我，我也打量着他：

这是一个难得见到的很少有的英俊少年，岁数约在十七八岁上，头发自成微波，黑如鸦翅，浓且密，一直遮住眉毛，眼睛深而漆黑，光滑、纯净的脸，带有女性的秀气和柔润，不是眉间直下的挺削的鼻梁和唇上刚出的茸毛显示其男性的特质，极容易使人误认为他是一个文静、安恬的少女。

“轩哥。”他露出一种姑娘式的腼腆叫我，不断把手搓得沙沙响。

“你……？”

父亲从门里探出头来：“这是亮子。”

亮子？就是那个小时候脱光了衣服，精着身子在雪地上跑的亮子？

那年冬天，我扛一张网到野地里捕雀子。雪连下了三日，刚住，地上积了足有两尺深的厚雪，在阳光下白皑皑地发亮。我正欲支网，听见远处有群小孩嗷嗷地欢叫成一片，掉头看，一个身上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雪地里朝这边跑来。那就是亮子，才六岁。这孩子很特别，似乎一来到这个世界上，那颗小脑袋里就盛有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今天，或许是被大孩子们哄了（他天真

单纯的要命，常被大孩子们欺骗），或许小脑袋里又冒出什么神经兮兮的念头，竟脱得光光，赤条条暴露在空旷的雪野上。

亮子象一个闪光的肉团儿滚过来了。

“亮子！”我扔下网，“快穿衣服！”

他把小手合在胸前，歪着脖子仰望着我：“黑他们说我不敢光身子！”说完，他撒腿就在雪地上欢跑。他被寒冷冻得紧绷绷的皮肤和跑动的姿态，俨然象一匹皮毛光泽如缎子般的小马驹。他一会昂头直冲，一会把头勾到胸前，斜着身子兜圈儿，一双小脚溅起一路银色的雪屑。

孩子们在雪地跳跃着，拍着手：嗷——！嗷——！

我本想抓住他，却莫名其妙地兴奋、躁动起来，混在那堆孩子中间，完全失掉了一个大人应有的矜持，也手舞足蹈地喊叫起来，快活，激动地看看这匹尽情撒欢的小马驹。

他向漫无尽头的雪野远方跑去，一支由孩子们和我组成的庞大的队伍拉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就尾随着他向远方推进。宁静的原野一片欢声雷动。

雪如同一条柔软洁白的羊毛毯，覆盖着整个田野。他细嫩的皮肤冻得鲜红，象一道红光在雪地上划过。平滑的雪面上，留下他一行小小的、深浅不一的脚印。

他忽然扑倒在雪地上，随即，象一只刚下水的毛茸茸的小鸭，在雪地上“游动”起来，并把雪一把一把地往身上、脸上撒。后来，索性在雪地无比快乐地滚动，并把头钻到雪里。

孩子们围成圈，活象一群小疯子，跳，叫。

他站起来——一头纯白漂亮的小马驹。一阵抖动，又变成了让人感到情绪热烈的红色的小马驹。

一阵大风吹来，雪野顿时雾茫茫一片。亮子朦胧了，消失